周忠毅公奏議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四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論收天下大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欲收天下之大勢須先定立國之規模敬陳

轉害爲利轉弱爲强之術以祈早決

廟筭事臣竊謂今之天下以爲極破敗之日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虚耗之世矣又未

嘗非大可整頓之世何以明其然也方　事之初發難也我方有除兇雪恥之憤而又習見
皇祖初年有東盪西平之勇于時言犁庭掃穴者則躍然起言老成慎重者輒咈然怒虎張一泰山壓卵之象以行其鹵莽滅裂之謀故雖明知其遼難收拾而不得不為虛耗以自大明知其遂難整頓而不得不為破壞以輕嘗嘗之大家巨室見傷小人不肯傾貲破產以殉之以為爭存
祖宗之體面此當日已敗之規模也實當日之

勢使之然也若今日之事可謂破壞極矣而臣以爲反可收拾可謂虛耗極矣而臣以爲反可整頓者何也葢自有遼事來徵兵索餉海内騷然至于遼陽之役議兵十八萬議餉八百萬廣寧之役議兵三十萬議餉千餘萬于是兵則募之各邊募之齊楚募之蜀募之浙募之江淮閩廣之間餉則索之

内帑索之加派索之事例索之抽扣及一切苟且之政而又且徵車牛徵器甲徵火藥徵馬草徵

米豆而又且爲登萊運爲天津運日率數千百
人從事于驚濤駭浪之中與海若爭一日之命
凡此皆前史所稀見之擾九有所未經之毒而
國家皆盡爲之略計五年之間消耗餉金者不啻
五六千萬戕傷人命者不啻幾十百萬而究竟
兩河僅亡一邊遂失然則我之困于一　耗于
一隅者言之眞不堪痛哭矣然臣謂
國家雖不幸而亡此挫折爲我極敗極辱之時臣
猶謂幸而敗且辱者及今早見尚未發于五年

十年之後使我之物力雖匱而尚未盡匱兵力雖空而尚未盡空人心雖散而尚未盡散臣紀雖衰而尚未盡衰從今圖之天下之大勢正可借此以收而

國家之精神正可從此而復　之困我者未必非所以利我而我之見弱者未必非所以見强則

臣請畢臣之說焉往遼陽一鎮額兵八萬一千九百戰馬四萬一千八百年例主客兵餉數十餘萬又加以將吏之費不知凡幾今遼陽去而

所需之兵有數矣山海十六里之邊墻及喜峰一片石諸口即多計之不過七八萬兵而足矣加以永平添鎮又不過一二萬而止矣又加以通州之五千天津之一萬登萊設防之二萬總合兵之大數不過十三萬而止又加以山海各鎮之馬匹不過三四萬而止較之往日額兵之外所添不過四萬餘耳縣此而計十三萬人之餉槊輕補重每兵約二十金不過二百六十萬餉而足矣若馬草之需與遼陽之費相抵固無

煩丁增加也又繇此而統計將領之費每兵百
名設隊將一每千設裨將一每五千設叅遊一
每萬設大將一比而約之爲百夫長者不過一
千三百爲千夫長者不過一百三十爲叅遊者
僅二十有六爲大將者僅十有三而足矣卽覺
計其費而長百夫者食五六人之糧長千夫者
食十五人之糧叅遊食三十人之糧大將食百
人之糧又不過二十萬之餉足矣較之往日額
餉之外所添不過一百八九十萬餘耳此則今

口兵餉之定數也以此而較年來議兵議餉之數不過十中之二而已夫使連年之費止存其二是年年可以損出七八百萬之財力年年可以損出二十餘萬之兵力是　雖將我兩河而我未嘗不受失兩河之益我雖棄地千里而未嘗不受棄千里之利失地喪師雖負
祖宗莫贖之恥而省兵節餉未嘗不爲今日保守之資蓋因其困我而轉借以爲利因其敗我而轉借以爲强從來英雄豪傑遇窮地而反通值絕

地而反生者往往有之此臣所謂雖破敗而反可收拾雖虛耗而反可整頓者此今日一定之規模也則今日之勢宜然也乃臣所可痛惜者天下實有可收拾而無如自趨於破壞天下實有可整頓而無如自促於虛耗又何以明其然也兵部日事兵矣而不計某處之兵應幾何某處之兵存幾何某不足應補某有餘應裁某人之募者應用某人之募者應消止以多寡去留聽之旁論而已且無定算焉此兵事之無規模

者一也戶部日事餉矣而不計其處之額餉幾何其處之額缺幾何但計入之分數而不復酌算其出但計出之分數而不復清核其消止以有無盈詘聽之陳請而已且無定則焉此餉事之無規模者又一也夫兵與餉天下之兩大權也今使樞計大臣已且先無把柄何所據以核人已且先無冊籍何所憑以革弊尤可怪者九邊之臣方其告無兵也則曰兵以援遼空矣及其告無餉也則又曰餉有故額存矣在兵部則

處處之兵皆虛在戶部則處處之餉皆滿臣終不得其解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僮奴千指無不欲相欺相利以蒙主人乃爲之家督者復無一定之算持而課之第任其自往自來自支自銷不一過而問焉則家衆安得不懈而家事安得不消此臣所謂有可收拾而無如其敗壞有可整頓而無如其虛耗者也以臣爲今日計誠急取兵而核之兵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餉而核之餉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將吏而核

之將丈亦一如臣所定之額其畫爲式也若綦
之置子必不容爲增損若鼎之鑄書必不容爲
游移若方圓之就規矩必不容爲改易使邊臣
持以爲則而不敢妄與于意外廷臣信以爲準
而不敢妄議于局中一切突起之變修築之費
欽虜之賞則姑以
內帑應之而不得中分于額內繇是取軍伍而肅
之而散亂者汰精果者庸取國紀而明之而游
談者誅欺罔者逐取一切冒濫之恩數而除之

毋再市恩而布利取工部諸商之冐破而塞之

毋再中飽而旁漁取一時諸才望爲巡撫而久

任之毋再輕轉于朞月取一時諸進士爲州守

縣令而就近遴之毋使其避危而鶩遠取一時

諸才臣爲備兵使者而隨地任之毋使其樂內

而苦外更取天下之加派而酌之當蠲者蠲當

減者減約足與一歲之增餉相抵毋使其混派

而橫徵繇是大頒

聖諭以收拾節約之意明布告于中外以示

聖上一意休養生息之仁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不重此一塊土以再擾百姓使百姓曉然知
國家即失此一塊土原無損威靈
君臣上下條然有準而軍民內外寬然有餘如此而
三年五年卒遇大有爲之才遘機恢復固自可
期即縣此十年二十年無隙可圖而審時量力
我圉已固此誠今日一定不易之規模臣所謂
賊不能困我而反以利我我不爲賊弱而反以
賊強者在人聞之似以爲駭聽而臣則斟酌天

下之大勢而決度今日之

廟筭恐雖有智者不能不如臣之所筭者也夫臣之

言不常簡易之言也然如臣之言而天下尚無

損其爲天下脫不如臣言而高者輕談恢復即

使廣寧果得而顧此既空之城不知又從何處

聚十萬之雄兵又從何處措幾百萬之糧餉欲

並關守之必無此兩倍之物力欲棄關守之又

恐如王化貞之潰逃若下者專事欵虜而虜不

可恃虜且即爲　以苦我虜果可恃我已分伐

之半以事虜使天下依然受害如前日將終歸于無可奈何之地而一決必不可收一敗必不可復則天下之大勢盡去而

金甌之壞恐正不煩　之内犯矣臣嘗見治廢家者取房舍之頹破者而易置之取荒蕪之賠補者而割去之其主若習習勞忍怨汰冗去浮數然盡收其半日之蕭淚而數年之内家復大振此亦今日立國者之罕譬也臣目見人心無定大業將危而又念其勢正在可爲之日故敢直

吐其愚望當事者觀臣言而一收圖焉外可也

書生之常談而不足聽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悍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戶兵二部酌議具奏

酌裁兵餉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議餉須清用餉之源議兵先酌用兵之地謹

請詳言近勢以期樞討大臣實心謀

國事竊惟

國家自有遼事來籌兵策餉諸凡見於條陳者不

啻舌敝唇渝卒未嘗有畫一之法可裨實用者

但知興利而不知除弊但知添兵而不知用兵

無惑乎終日議餉而餉愈不足也獨户科都給

事中周希令核餉一疏言多石畫臣嘗再三讀
而歎曰令主餉者盡遵此說何至仰屋攢眉至
付之無可奈何之地哉臣因謹將近事不可解
之故條爲數端與樞計諸大臣商之夫兵之與
食不可相離之物也今主兵者皆言某處應用
兵若干某處應添兵若干而獨不言某處之兵
應以何處之餉某項之兵應以何項之銀兵同
聚米而餉若鏤空此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
即主餉者亦皆言某項可與利若干某事可生

財若干而獨不言其項之可減者若干其事之可豁者若干入同珠玉而出等泥沙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然此特僅言其槩也更有近事之不可解者山東之地沮河濵海登萊一帶則山東之邊壘也護山東者宜莫急登萊矧有三方布置之說則登萊一路又廣寧之要道也即應廣寧者亦莫急登萊今於山東內地突議添兵五萬僅議割五之一以佐登萊即撫臣趙彥精心碩畫必有遠見第以今日之勢而相

度齊右之形則屯濟上者不過爲萬一不虞之備而備登萊者乃爲今日必救之着今登萊之兵旣不可減而復添此四萬內地之兵則添兵一萬卽有一萬之安家卽有一萬之器具卽有一萬之車馬衣甲卽有一萬之官員將領必得二十餘萬之餉始足以供一萬之兵合四萬計之當得百有餘萬之餉不知此餉從何取給譬之救饑寒者不急目前衣食之需而先爲倉箱積谷之計其計非不良而不稍近乎此眾之所

爲不可解者一也督臣王象乾以皤皤老臣急國赴遼自不可無貔貅之旅壯其行色第當此多方窘竭之時而酌緩急有無之用則得萬人爲隊添其壁壘亦已足矣今聞招募之議多至四萬夫添兵四萬則必添餉百萬夫此百萬之餉不用爲進取之資而姑設爲防守之備不猶之救疾病者不急目前瘳死之劑而廣搜苓朮爲延年計其爲計非不良而不稍迂乎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至于廣寧之兵斗米千錢

日呰楞腹如按臣方震孺所備述者其言甚痛
第臣反覆思之諸兵之食仰給官家官家之粟
逝從海上遠陷以來聞督餉侍郎之海運者不
啻幾十萬矣卽寬計之亦當足十萬人數月之
糧倒至各兵疲餓煩糴買於民間至以
帑金一兩而僅易一斗粟哉頃見經臣近疏始知
米豆多積海岸半至浥爛夫以巨浪驚濤千辛
萬苦之餉而竟以轉運不接使有餉不以飽兵
士而以委風沙是他方之憂憂貧而無策而河

西之憂憂尚而無策也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夫此諸不可解者秉軸大臣或別有大計而不及言樞計大臣或念有顧忌而不敢言臣久藏于中欲一言之今更不言又何時言也以臣計之所議山東五萬之兵合請停募止將現募之數分撥登津而登于進取更近則當盡撥浙閩之兵合之江淮之數付之撫臣使不若于坐困則一酌盡間而減去四萬之兵即可減去百有餘萬之餉矣合以所議薊鎮之兵量足

一萬以壯督臣其餘悉請停募則減去三萬之
兵即可減去七十餘萬之餉矣現在川兵將至
毛兵已來合以此數盡發廣寧此兵既齊則現
在之兵如按臣所云似人似鬼涕泣不前者約
可汰三四萬則汰三四萬之疲兵即可減去八
九十萬之實餉
朝廷原非開一大養濟院於遼西決無取象人塗馬
空糜財賦又非發一點名冊於 又何必使
殘骸頹魄湊數沙場此即經臣近汰疲兵之法

諄必不以爲不然者也今使樞計諸臣蒿目竭
心不能歲添百萬之財何如一舉筆間便可減
去三百餘萬之餉不猶之言興利者坐增國家
以三百萬之財也哉而直是涉置不理豈其恐
傷撫臣趙彥之心不知彥之素守急公必不以
此爲嫌又豈其恐傷督臣象乾之心不知象乾
老成謀
國亦必不以此爲訝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當家
事紛紜之日不從一切無益塞其滲漏而終日

告逋典債東索西求則雖日入千金必不能抵
漏巵之潰今不核兵酌餉而徒事搜求即使天
地爲鑪滄海爲府其能歳供一千餘萬之財爲
我五年十年之用哉勢必不能則惟有坐歎立
槁叩
閽而乞
内帑内帑終有盡時恐不煩　兵三四年間天下
大亂作矣臣目擊時勢躊躇隱憂不敢不詳言
其端伏惟

皇上即下戶兵兩部立時具覆實見施行仍
勑督餉侍郎專意料理本色接濟河西併議海岸搬
運或倣董搏霄人運之法或仍酌派車牛從長
討議以成畫一之規以為兵食之準以助經撫
諸臣進取之用區區之愚頗有裨益實非空言
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十三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酌議遼餉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為遼餉本色宜寬經費弊端宜塞敬陳流通樽節之規以裨

國計以實邊儲事臣等伏讀戶部遼餉一議竊思極慮幾於寸心欲嘔百孔俱按竊惟從古國家之貧未有甚於今日者然而

國家非真貧也多取而不能盡多取之用則取愈煩而愈窮日入而不能當日出之支則入愈多

而愈耗號理財者不從肯綮之處酌其利便觀其會通而惟欲削下以求盈叩
閽而告急一有不應則有攢眉相向以為天下第一難措手事嘻亦弗思之甚矣臣等請即以遼餉言之遼兵現在十三萬餘歲應支銀二百五十萬兩支米八十八萬石有奇而此外將上之祿及牛騾之費復不與焉數不為不多矣然而金錢之輸非饑能食而寒能衣者也聞遼左每米一石須銀六兩即其市斗較寬以內地之斗

斂之亦不下每石四兩矣夫以四兩而償一石之價以四倍而當一倍之供則是輸銀百萬僅足抵二十餘萬之用即使兵士之食取足內輓而民無餘粟可以相通其視粟既重則其視銀反輕口腹之給既難則百物之市皆貴衆兵即日得銀五六分亦僅足當內地一二分之齎買

國家即日費萬金亦僅足當平時三千金之分給夫以窮搜極索萬難萬痛之金錢而賤而用之一至於此徒使上有竭澤之漁而下無濟邊

之實不亦大可惜也哉則臣等有說于此臣觀江南楚浙江右諸處所不足者非米粟也請以諸處加派之銀卽于本地一準時值糴之民間約銀五六錢便可得米一石小民捆載求沽適足便其市糶之願樂歲粒米狼戾正宜收之豐稔之餘于和糴之中而寓轉輸之術卽使歲有凶祲地分荒熟要亦可常得米數十萬石資爲邊備臣請卽於每年漕艘之便以五十擔囊爲五十每艘量令加帶交頓天津仍量給以脚價

五擔計漕卒往來率帶私貨卽量添此米不足
抵其一二而又恤以脚力又何苦而不從天津
海道既逼渡遼費當無幾常使遼陽一帶每歲
輒添數十萬之米粟卽不妨平價而授而一倍
自可收兩倍之利且使本色流行諸價各減衆
兵得一分受一分之實惠而
國家養一兵有一兵之歡呼士馬飽騰軍聲自壯
此于守遼實為至計而況此法一定可以備山
東一時召買之窮可以免淮上截漕渡海之患

可使新經臣坐展赤心籌虜之效可使遠人永

破閉城枵腹之虞一轉易間諸利具興計臣又

何計不及此臣等所謂流通之說者此議是也

至於經費之孔自

京國以迄郡縣自腹裡以迄邊圉自官廩以迄襍

需自外供以迄內庫自上侵以迄下冒自吏隱

以迄民逋種種諸端皆為弊藪而臣所最惜者

則無如夏稅絲絹一項歲費銀一十四萬八千

有奇黃白蠟茶一項歲費銀三萬四千有奇甲

字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丙字庫之
額絲歲費銀一萬二千有奇丁字庫之顏料歲
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乙字庫之皮張約諸省直
率歲費銀數萬有奇南京諸庫之絲綿花布約
歲費銀十萬一千有奇而浙直之綾紗
京師之大匠約歲又可減銀數萬有奇各項之水
脚諸費約歲又可減銀十餘萬有奇夫此數者
使果歲歲盡登天府一一無有侵漁亦足見
國家有預蓄之餞定額有難破之例今則名雖隸

丁內庫大半餽于奸民臣爲令時親見各處包
攬大奸於前此諸欵盡侵入已至三四年足影
不一涉于長安而所謂綾紗一項則萬曆四十
年前者尚堆貯于通州臣曾親訊其事堪爲浩
歎
皇上試召問諸內監歲歲之入果如額否則奈何當
此
國用告窘之日令此數十百萬之金錢上不在
國下不在民中亦不在中宮而獨盡飽于稱邑巨

如之腹不亦深可惜也哉即各監所心恢而不顧折者止以舖墊諸小費臣請折納之歳明以此費歸之如科臣周希令所疏陳者豈不公私兩便即諸內監亦有何害而不一爲之至若此外有驛傳宜清曠軍宜核冗官宜汰屯糧宜査如近日計臣所條畫者歳復不下數十萬金合之皆可以佐

國家之急臣等所謂樽節之說者此議是也即此兩說一則轉賤而爲貴以賠補其貧一則化虛

而爲實以明濟其乏臣謂

國家幷眞貧者非空說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先

年加增兵餉一欵原爲征倭征播而設事平之

後累奉

詔書蠲除已久獨臣鄉江南至今輸納計蘇松四郡

已不下幾萬金近經撫臣力欲淸査而以道臣

請告未及竣事即近聞滸上有增添之兵不過

千人僅消萬兩亦可以別項綴徵相抵何至以

此遂爲定額使東南民力既欲使其應遼兵之

加派役不令其被

詔旨之寬除是

國家常若有一倭一播一併困東南此賦額中之最不平者此亦可以流通之意而推豁之者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近如

大婚一費卽不能如

皇祖朝之省儉五六倍之亦不過三四十萬而止而

御用承運二監所請幾至百萬有餘縱金珠禮不可缺而臣恐費雖累萬買無二三則奈何以

敲骨吸髓之民財而供烏有子虛之冐破皮等

查

皇祖開採以來各方稅監歲進金珠甚多即經

兩朝賜賚之後其存恐亦不少留之

宮中止爲長物何不一

賜簡發可免召買之半矧此大費計部度不能應勢

必請之

內帑臣謂仰

內帑亦自可惜何不留爲

皇上異日軍國大計之需而必欲眦眦爭訾耗累年之封藏而後愉快此此亦可以樽節之意而推行之者也臣聞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善理財者固不能使天雨粟鬼輸錢也即號殷富之國不能使錙銖之取爲泥沙之用也昔管仲相齊首通輕重之權齊遂以霸李悝相魏取有餘以補不足雖遇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魏卒富強劉晏主唐計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使國獲利而無甚貴甚賤之憂此三臣者皆不言聚斂而言

流通又臣聞宋陳恕爲三司使俾商人各條利害恕爲次第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國用以給又王堯臣爲三司使時元昊寇邊軍興用廣言利者率主厚賦暴歛用益不足堯臣因國與民皆弊矣拜命之後乃推其財利出入盈縮計其本末先後一一爲條目使就法度期年公用足而民富實此二臣者又皆不至加增而主樽節此亦今日制

國用者得失之大較矣臣等少讀貨殖傳其言曰
不加賦而用自足始甚鄙之及今而知其言之
確有所本非復後世腐儒之所可及今天下財
用竭矣若不如臣等前說而第欲沾沾焉爲一
切剝取如鬻爵賣儒度僧抽典之類要皆瑣屑
寒陋非
天子經理一世之規又如纚纚焉爲一切美論如部
議所謂筭存留查里甲清課假索牙錢諸如此
類言之可聽行之實難經

國大臣須酌天下之大血脈而均調之使上下相
濟方稱善術若必竭流而取使絲毫盡入于成
額紙上便畫爲金銀豈特百姓零逋勢所難免
抑且世間利孔忌于無餘臣等久習爲令知之
頗眞凡若此者皆非臣等之所謂足
國者也計臣心盡力窮其于議餉諸欵臣等深服
其詳然半引其議而尤半爲參酌以仰告之
君父亦欲借
聖明之庿筭及宰相之遠謀可以破積弊而洗濫觴

會大通而規長久臣等之心猶之討臣之心也
用攻合詞以進惟
皇上採擇行之將歷年貧匱一朝可克九塞空虛立
時可轉上無損于
內庭之供下不礙于典禮之費當事者又何憚而
不爲也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閏二月初四月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議恢復河東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述狡　可伐之情請堅恢復河東之志毋

專言退守毋再延捱以貽誤

國大計事臣聞天下強弱之勢譬之相搏我進彼

退決無中立別一當久勝日鼓則日前一當屢

挫日怯則日縮狃其縮而安焉計當一無所之

忿其縮而奮焉一呼可以立振衛之奔且仆者

蹶然自立挺然向前站立一定而逐者亦止此

今日東事得失之大勢也
朝廷昔年銳意勦滅輕率喪師今見　勢披猖將我
遼左逼我門庭漸追而進反欲漸退而守惴惴
焉不思爲捲土恢復之計則是　李永芳之
逆謀所以愚我
中國者乃欲以此自愚也且今日之勢不可不恢
復者其說有三可以恢復者其說亦有三而計
必出于恢復者其說又有二
國家連年斷送幾千萬生命于遼陽斷送幾十萬

金錢於

斷送幾百員貞臣烈將于沙場匹

夫有恨尚思報復何況大國便自包羞此不可

不議復者一也前此失一城一堡尚不勝憤憤

而有三路之舉有十八萬之集今一朝而喪

祖宗數百里之封疆顧乃束手歎氣視若固然一棄

之後何所不棄臣子何以仰對

君父

皇上何以上慰

列祖此不可不議復者二也

國家氣運全在人爲安史之變天下去而復來奉
天之厄宗社危而復定轉危撥亂從古已然豈
一發　遂甘退讓此不可不議復者三也當時
遼民苦西兵苦降虜苦東逆輒有詛望之心今
遭　戮更慘更毒怨氣所結豈遂消沉洛邑頑
民田橫義士山間海上豈曰無人此可議恢復
者一也當時　巢深窟險惡難前今　以遼左
爲巢地廣力分衆心未集彼方求守之之策而
我乃爲擾之之謀道里遼濶勢難照應虎狼雖

猛離穴易擒此可議恢復者二也川兵一鼓殲
及萬人儒生一推殺及頭領　之兵豈眞如
神如鬼有異於人但使我背向前彼自決然退
避事孫人做有志竟成此可議恢復者三也且
今日計欲結連西虜牽掣東　必使堅圖恢復
我無畏　之心而後勁氣不衰始可得西虜之
用倘令畏　如虎甘心棄地豈惟　欲難厭亦
且西虜生心東西交困何以自存此勢之不得
不恢復者一也且隔河一線我不過東則　必

渡西彼無大挫必求大逞廣寧不已漸而山海

山海不已漸而

神京即欲自守何以為國此勢之不得不恢復者

二也夫以不可不復之恨有此可以恢復之機

而又處不得不恢復之勢願不若着上緊事事

奮揚必待　討已成聯絡牢固乃欲借一河一

海恃為鴻溝臣恐謀國大臣雖有百身肉不堪

食也誠爲今計請急督兵三萬發三岔河鎮守

以兵三萬發登萊鎮守以兵一萬發天津鎮守

若云一時調募未足則請以五十萬金付王化貞自募以五十萬金付登萊道臣自募以二十萬金付畢自嚴自募
朝廷視此百萬何啻錙銖事在剝膚豈容慳惜再俟川兵併集浙兵齊來聯絡十萬之師以四萬從登萊渡以攻　之後以六萬從三岔河渡以擣之前使其腹背受敵支吾不及即未必繫之頸而逐　遠去仍可得遼為鎮因而進取殺可期正未可以今日一敗遽爾索氣也乃臣

所痛惜者啻勿輔臣不能爲中流柁師主張
國事本兵重地如憨如醉一籌不展更可笑者以
大司馬帷幄之寄亦自泒于坐守一門而其自
謂拮据者則惟搜覽朝報日昃不遑如同官張
捷所言
中朝有如此等人亦足羞殺當世士大夫之氣矣
乃猶欲仗之折衝禦侮動以舊經臣之更換爲
戒是有一袁應泰之誤
閫將使土寓木偶終長據而不易是當局大臣明

明以

國事為戲恐金甌天下不壞于　而壞于二三

大臣之迷惘矣臣忠憤所激敢直言之以壯

中國臣子之志請我

皇上立斷而行臣不勝憤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遼陽自當恢復然須厚集兵力這所奏着該部

議覆

請接應榆關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關門甚危而外論似安賊謀甚深而人情似
忽邊備甚急而內應似緩謹述邊臣之苦情迫
念會推之光景乞
勅共圖接應以忠社稷事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
京師震駭舉國張皇若凜凜有不能及夕之慮至
於經略一推有同赴穽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
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疏再疏

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
宗社所倚惴惴焉冇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
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
中朝之人驚喘少定正須廻首追思長見此艱危
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側聞人言且
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
此易不知曾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却步而
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慽爲相傾又不知廣寧
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岔河浮橋何以不日告

族前此開鐵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遼陽之後數
月而入廣寧當時諸臣豈不亦謂　終戀巢未
必深入而卒然一舉逃潰不支然則今日之策
者亦遼陽廣寧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狃
之者此是也至於　設謀甚陰布着甚巧近
見經臣疏稱　且數遣人與反青都令議婚又
數遣人與抽扣諸酋議和諸酋且明言姑且從
之而願効守哨如秣暈大罕孛羅卅金台吉者
復又相繼物故是虜款既未可固而　討終不

可測卒之犬羊同類勢必相投虜且陽爲好言以愚我陰受　利以賣我即不然而中收兩家之賂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瞎入其牢籠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　勢必不容必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予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王建之愚必保虜以日逐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吐蕃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或愚且譎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者

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曰經臣王在晉之議請班軍助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敢爲大聲之呼又不敢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撤之東省矣經費則限之二十萬矣且有謂邊墻之築爲多事者矣夫以

九廟神京最危最喫緊之地而綦輕較重反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問所給發反出逍遥召募坐糜四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副危

疆之望哉臣嘗杳遼陽之役不過年餘而餉至數百萬廣寧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時經撫尚時時有罄竭之告而人不惟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日嚴幾幾以

天子守邊以重臣主戶而

廟堂之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寧之什一焉

臣所謂本急而緩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以節金錢而節約者或反疑爲冒費虛僑恐喝

者危言可以聳
者從而鎮定者或反見爲平常招搖樹交者朋言可
以脇
朝廷而孤子者或反忽爲易與以令經臣在閑夙興
宵寐無事不親聞與諸道將相商往往漏下二
三鼓而後別近又閱其循行山海一疏指畫關
隘跋履甚周此亦其髯枯血盡之時矣脫使當
事者猶然視爲泛常不思急爲呼應將使老成
之實事反不若欺罔之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

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足惜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伏乞
皇上灼然遠覽亟令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郎云二
東妖賊滋蔓料此輩白徒決不至如東　西虜
之毒縱云剪滅貴早亦無取此荷鋤持版之徒
此之常決無煩再言至于所請
帑金仍乞
皇上酌其所請更賜多發開經臣每事節縮如近者
汰官四百汰兵盈萬旱已省郝

朝廷幾十萬之
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亦似一半出其節
省當軸大臣又何不以此直告
皇上顧猶僅僅以二十萬示耶至于欵虜之費既難
驟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雖不
宜持太平之話專主譏駁而虜情叵測通事難
憑往歲助兵之故轍難信恐所云進兵給餉之
說未可遂持爲實數也臣自已未入京初經三
路之敗人猶志存痛忿迄今兩年兩經敗警似

已相習如慣漸已成忘臣恐從此再壞而天下大事盡矣故臣敢略述邊臣之急追遡會推之難爲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模收天下之大勢爲國家久遠之晝者則臣又有另疏陳之惟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論遼事在用人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軍國主持宜定

廟筭用人為先懇乞急持

宸斷以保大計事臣自備員以來拊膺揮涕日久所

憂惶而不釋者惟有遼陽一事臣曾首以為言

愚臣之衷知有敗報者久矣乃日聞瀋陽一陷

臣心欲碎猶謂

皇上御朝之日定有大臣面陳方略

皇上動色勑諸臣以戮力詢大計于羣謀作何等驚
汗竦仄之狀具何等痛哭嘔心之猷而靜俟崇
朝倏無定盡豈諸大臣中尚有以不必張皇之
說進者耶瀋陽既去虜馬如風往來倏忽倘令
遼城一下山海之地不復可守山海一危登萊
一帶盡在虜殺奴賊既乘于東大虜復逼于西
廣寧一帶又非復我有矣各處皆危而
都城之内有何可恃市棍成羣奸宄萬狀一有緩
急言之寒心此之危直剝牀之災非僅震鄰之

恐也而諸大臣中猶復泄泄相視莫肯爲

朝廷用一破格之人莫肯爲

朝廷擔一任怨之事意欲言而瞻顧於旁人之掣肘

心欲吐而趑趄於言路之摧殘嗟乎嗟乎誰非

臣子誰無肺腸而忍視我

皇上之孤立而不一援身被我

皇上之恩遇而不一報扶顚持危能無深痛誠爲今

計初無奇策惟有用人一着爲目前第一緊要

百凡防禦總藉人爲而臣所欲用之人非猶夫

人之所謂用人也平時之人橫金結綬赴闕生
歡今所欲用之人必被髮纓冠誓身死國者也
平時之人安車緩轡徐徐吾行今所欲用之人
必擊楫枕戈饗鏃自薦者也平時之人小廉小
謹標格自持今所欲用之人必不矜不侵不傍
時趍者也平時之人求封求䕃晝錦在懐今所
欲用之人必仗劒出門不與妻兒作別者也以
如此事任如此人而旁揣者猶爲之銖銖而較
曰某向以某事而退某向以某人而歸某曾經

駭于彈文其曾身掛於察典其爲習氣之未除
其爲功過之不掩不徘徊于銓司即旁撓于私
口嗟乎嗟乎抑何其忍於忘
若父之封疆哉臣謂今日之事愈急勢愈難矣求人
於今日亦太晚矣若復悠悠緩緩於所當用之
人不從片時立決如張鶴鳴之却步未前熊廷
弼之擬議未用即前此論兩臣者人咸服其無
心而猶欲聽部覆以相延猶欲稱引疾爲罪案
臣不知其解也即兩臣一山一水豈不欲求自

、適而臣為

國家計不得復為兩臣惜也兩臣為

國家計亦不得自為惜也計惟迸招之來並集

輦下使人心有所恃以為壯而事急亦有所藉以

為謀如巳巳之變城中有一于謙訓度而城外

亦賴有石亨石虎之策應庚戌之變城中有一

徐階主持而城外亦賴有仇鸞等之聲援當日

臣子雖多未聞此時便忌亨等之成功也又如

原任吏部郎趙邦清者其人即素稱任氣然臣

嘗觀其治滕諸狀及讀其論遼三書似有成書
以此人而置之危地即不敢必其有何奇績而
死守勿去可以立保與其欲留爲別用何如即
轄之遼陽臣不知
朝家一尺之組與數百里之封疆果孰重而孰輕
也又如董應舉之先幾遠識能預料遼事於二
十年前臣亦嘗觀其策遼諸牘於後來之事了
然如見則急宜優之京秩資其謀議而不得遽
推塡撫賓之選方又如徐光啓之精心考究於

一切兵甲器仗火車火工城守攻禦之具無不具有成製即其人近儒習不必責之戎行而自可

召還以備

傾問又如韓萬象之綽具才鋒劉時俊之饒有心計即其人一棄山林一經近摘不敢輕言重用而要其赤膽熱腸定可以資半臂

國家當此大危大難之日不急急為樹人之計而猶復斤斤為平時循守恒格恐一越格而人言

及之惴惴焉畏譏彈如畏虎亦何見之太淺矣
雖然臣所列者皆藥而不用及用而猶被言者
也若臣前所舉如王在晉徐宗濬熊明遇李邦
華朱光祚等此其名姓久歸衆望惟在用之各
當其才又若臣所確如科臣楊漣其沉謀遠識
足壓一時尤宜亟資其幹濟而現前卿貳如林
郎階如積其間眞才眞膽正自有人臣卽不敢
竝列其名討掄才者必當懸鏡而精求之矣從
古天下事皆仗天下人爲之樂毅以一人與燕

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危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裴度以一人成功于雪夜寇準以一人決策于澶淵即我

先朝臣謙以一人成復辟之功臣守仁以一人破逆濠之叛臣宗憲以一人勦大寇之倭獨有宋之衰可恃惟李綱一人而棄而不用至後韓岳諸臣痛心恢復竟不免于賊臣之剸刃當時邪黨尚有議岳家軍為太横頌檜賊之能解三將兵者徒令千古而下咨嗟歎悼欲起讒賊而斃

之而奈何以堂堂

昭代顧有人焉欲路此奸魂之積孽也哉抑臣又

有說焉新經臣袁應泰縱橫雖短志節可鑒雖

有近事之失猶應憐其誓死之忠此與楊鎬之

貪罔禍

國寶難同日而語人臣當效古人同舟之助不宜

效後世倖災之心併膽一力如救頭然則臣願

輔臣冢臣及樞臣終日相聚而謀勿再優游袖

視勿再顧忌人情當思履齒欲折之深心勿學

圍棋賭墅之虛貌更顧諸臣當思有事時求人甚艱毋於事定後責人太易當思今日只有此事之驚危毋於他日再多小事之爭執此尤今時救遼第一根本義也臣目擊心憤不敢不言顧終不出臣前疏用人之說他如防西虜練京營備山海護撫俪搜廢將調家丁其說不一總之得人則件件俱得失人則件件俱失臣不敢以溷上之方略而附賈生之哭涕也伏乞
皇上特示嚴勑立賜施行

宗祖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議覆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制虜全無成局算勝專在

廟堂懇

勑輔臣蚤持定議以保危疆事臣竊觀東

來兩度調兵三番易帥疲弊天下困弊中原於

無亡矢遺鏃之害而遼陽片土半没腥羶三

年於茲訖無成筭而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于

無兵不壞于無餉不壞于經略將帥之無人而

獨壞于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
事之後
特簡楊鎬授之尚方十萬之師徵集塞下誠于此時
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
着也乃當
國者漫無定見徒使情溺甲流呶呶出議而輔臣
因以爲票擬之準鎬賊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
督戰全銳俱亡則宰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
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栢且已掣還此時惟有

嚴備開原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

而當

幽者復湧無定見所票

明寺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惟推一統袴之李如楨疎

莽之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泄然

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亡則又宰臣之無識

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于田間再徵兵于海內

此時　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

計自强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　心疑未敢深入
獨此較爲得着而閩視一道復亂人志用夷之
言不效同舟之劒遠與嘗
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用一經臣而或
戰或守尚無定算則又李臣之無識誤之也至
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
其膽志多其峻防守廷衡已效之規絕　賊中
士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
破攖城自守之譏洗明廷衡孤忿不平之氣將

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　終必希

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

不易之定着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

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

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

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　已浸淺薄

上國矣于此尚不急急布置而猶從容迂緩爲太

平宰相之貌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

歲之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

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者上佐

天子平四海外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其有大識大力照見天下之大勢

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眞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

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地戟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

孛倫播酋僅猱獷九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

以新銳之强憑齧饒之後計聯西虜情熟叛臣

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
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
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
也即令見兵十四萬外再加兵十四萬而之
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
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
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弼
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
爲勝着則雖盈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以爲

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着則雖高談介
子俊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
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
遼之局卽不能出於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爲綢
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襍倏而 退遽
言進取倏而 來使思退避常使縧籠反在
手而進退我無可據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
臣請椾臣自今以後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

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令遠形勞常悉于胸中即局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内人才素許於平昔即衆言互異誰得而熒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於思算即道旁殊議誰得而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餘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爲之簡汰也以言用人而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

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析牛毛徐宗濬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漣之忠堪矢日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相臣能具此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

臣所以輔

新主而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

今日能主張遼事安穩無虞即他有闕遺可從

寬略畢竟爲

天啓朝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蹈舊日之轍使遼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批一對事事恊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亦爲相譜中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臥薪嘗膽之恨然後有沼吳之勳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澶淵之凱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札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

留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欵貢

國家當大疑大難之日不使大臣決策而欲依違

築舍俛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羞宮保而

貽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能默然不欲繩相臣

以難爲而獨規相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遼之

殘局尚可收拾也嗟乎遼事危矣相臣不任誰

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類

皇上早敕二帥急圖遼事毋刑廷迴切而推諉知臣

非臣所不計也臣不知忌諱披瀝愚誠惟

皇上垂察焉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閫外機宜仍當叅合

畫一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志峻防以待

榆關

及薦舉熊廷弼等着該部詳確具奏

請備城守器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謹列城守應需器具乞

勅即時製造并責能官分練以圖實效事日見尚書

黃克纘所列城守事宜其言頗詳然臣嘗考歷

來城守諸書及細酌臨時利害更有數端最係

喫緊倘非

嚴勅工部即日料理分頭置造恐臨渴之掘貽悔何

及至于所委部僚苟不得人徒費金錢無裨實

用今有新調職方司主事沈棨潔巳任勞心計精密其在工曹勤績最著合仍着帶銜督造諸器再擇精明强幹幾人佐之務使製必適用勒限報完不得再言姑待明日至于守城之法須畫定垛口約三百垛擇一年壯精能文臣任之預將擺垛營軍及應用器具聽到將領發令各官分練仍各給

公帑予以便宜俾明賞信罰併許量募勇敢以資捍禦庶人以畫地而專軍以素演而習視聽既

號令自齊且於城守之中即寓練兵之意較之京營混練更爲得力若止如昨歲派守門卽日日點名日日登陴總屬虛文無益於事伏乞
皇上立勑該部務將故套盡洗使件件實做着着認眞庶
都城有備卽一旦有急亦可恃以無恐臣因將應做諸器具開列于後伏乞
聖明立勑施行

計開

懸簾以避矢石火砲

木女頭以防賊推壞女墻

連棒以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護城遮箭牌以護垛口守軍得以擲石滾木亦

防下矢不能傷城上人

木幔以禦當面矢石

夜叉檑以擊攻城蟻附者

鐵提鈎以攻挽攻城高車使其木墜落

擡車以拒飛梯臨城

抵篙以禦雲梯

鐵檦以鑿偏筏

竹立牌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砲車以推徙往來逐便打賊

榤牌以禦焚門之患土壅不及將榤放下隔阻

水袋以防火

陷馬坑以防敵來路及城門之外

以上一十六件皆城守必用之需其製度機巧

自有成式此外若刀斧大銃鳥銃佛郎機及喞筒灰瓶藥弩鉛彈飛石之類不具載

天啓二年四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所繫器械著該部上緊料理沈棨准委用

請救廣寧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河西萬分危急乞立遣大將急救危疆以固

山海事日見督臣王象乾所報　兵攻圍廣寧

勢甚危廹經臣身在闈陽驛策應調度倍極危

險撫臣身在圍城一無可恃兩重臣既俱在死

地脫令不保山海大勢豈能復鎭今人皆知固

守山海爲一定着而不知救廣寧者卽所以護

山海保三𠃍臣者卽所以壯

神京況閩關門南海口子水涸灘長人馬易渡一片石地坦墻薄尤爲捷徑倘非急發援兵使揚旗東指外作廣寧之聲援內爲山海之擁護即山海人心已同瓦解　兵倏至豈能抵當今有新加鄉衛何棟如及臣同官鄒日宣募到各兵約近一萬不日抵京此兵原爲援遼而設今日正屬應急之時日宜之兵閒有紀律定可効用而棟如一腔熱血豈難請纓伏乞

皇上立發帑金重加犒䘏仍

特勑大將如蕭如薫者統率撫關相機策應務㱕經

略於危併技撫臣於死卽使必不可前有此一

軍屯駐關外惡劉上人心可固而關內之防守

可恃若復再煩擬議觸緩不前　馬如風驛有

天險斷斷不足恃臣等目擊危形用敢合詞上

請伏惟

皇上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題設捕奸專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懇

勑專嚴緝捕之令永絕　賊內通之謀事臣觀自古

夷狄入犯皆有內賊為之嚮導若漢有中行說

管敢唐有僕固懷恩宋有張元吳昊郭藥師我

朝有喜寧宋素卿莫登瀛趙全等歷歷可按然未

有將士生儒駢肩就　亂臣逆子接踵投　如

今日之甚者也詳考　自圖滅南關之後即有

叛臣佟養性等日與 兒頭目大眞阿都酣飲
設誓密謀不軌年來撫順之破開原鐵嶺之破
及近者遼瀋之破或以叛將李永芳或以逆徒
王把總或以重囚林寬或以反賊賀世賢凡此
數失 皆不煩一力不頓一兵專以内奸恃爲
線索獨奉集之役以無内應 輒敗回此亦可
謂已事得失之大較矣近 復以此計密窺
神京幸而逆謀顯露劉保既磔此中 窩主復多
人猶泥内安反側之說遂持脅從罔治之條老

賊神奸且將從旁竊笑劉保之後安得復無劉保哉臣聞善治賊者不屑屑窮其零黨而惟專于索其渠魁渠魁之集不專在僻巷窮郊而反在通闤豪市不專在姝言異狀鬚眉可詫之人而常在抱牘治書磬折媛姝之輩此輩既得奧窔自空臣嘗令浙素聞熊明遇之治長興也投奸剔盜擿發如神積年賊穴幾爲化國誠使如明遇者以卿銜兼御史之職俾巡督

都城專司緝奸之事約計一年城中奸藪可以盡

得往嘉靖庚戌時特命京卿一員巡督五城專
防內釁此例何獨不可援也又
國家設立巡捕一營專司緝賊向因寬弛日久徒
具空名近見臣同官李達所舉陳君恭者臣亦
頗聞其人殊足備
朝廷一臂之用以斯人而權置捕營責以偵緝其精
才敏力必能善于搜除所謂當關有豹百獸俱
潛致庚戌時曾命武臣一員專于諸門譏察不
虞此例又何獨不可援也

國家頻年與　全無竅要　則著著用謀而我乃

處處恃力　之取我嘗如妖之攝人而我之應

常如象之捕鼠我欲用夷攻夷則爲袁應泰

之昏迷賊欲用中國攻中國即有賀世賢等之

紛應羣奸接跡亂賊如麻上而

君側下而

都城每一念之心膽欲墮臣謂此輩不除雖有雄

兵十萬塡滿

京師恐不能當一二賊之潛遁竊發昔帝舜憂蠻

夷猾夏而專以寇賊奸宄責之士師內賊可慮
聖世且然況當叛逆橫滋之日可無特設之官
專董其事哉臣謂得真奸一人勝于得精兵百
隊銷萌杜隙實爲內治第一義莫謂臣言迂也
皇上如察臣言非謬仰乞
立促熊明遇等專司此職豈惟　賊逆謀從茲不破
即意外奸慝究竟潛消臣言有盡臣慮無窮

無任迫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五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巡緝自有專官只要得人舉職這所奏設官用人仍着確議具覆該衙門知道

論河西奏報不的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河西塘報隔絕關外情形未真乞

勅嚴責諸臣無為隱覆無事虛誑急圖補救以贖前愆事日見　馬渡河雖經屢報大略止言廣寧不守大兵潰散經撫先還關上撫臣擁衆而西終未有的確一報直述東　果屯何地西虜果據何方某將吏果誰敗沒某道臣果誰先逃撫臣王化貞果駐關外何所現今關門作何布置

撫臣作何善後經臣作何調度間得傳聞其言不一竟不見經按諸臣明白直捷一一而告之若文可恠也若曰關門緊閉關外可竟置不理則化貞前謀雖踈而單身在外或尚自有方略未可便視同楚越也如寧前一帶尚未陷沒則斗城尺土盡屬封疆未可遽委為賊有也若曰一關之外已為虜穴則張應吾何以抵死未退化貞何以駐足尚留安見此中遂無機括而遽以丸泥封山海也如又聞化貞現屯中所相去二舍

則關外消息瞬刻可通豈難以一騎潛偵虜情
何至併化貞之報亦不一達也
則難既迫卽化警可以相尋化貞正不妨以數奇
謝過于廷弼卽廷弼亦何得終執齟齬以相難
乃三四日間報終未詳使
君父旰食羣臣憂皇而寘然不顧不知諸臣是何肺
腸豈恨不得化貞共集關上耶豈恨不得西虜
卽變以成化貞之罪耶豈恨不卽棄廣寧早實
高出之言耶臣以爲化貞而誠棄廣寧則化貞

不得無罪化貞而尚屯關外則經臣不得無援
化貞而果在西虜縶籠之內亦當拔之使生俾
歸而伏
闕受死倘化貞尚與西虜有聯絡之勢則當借為
捍蔽或策應化貞仍入屯廣寧以圖遏賊或寄
與愍哲請于寧前一帶責流官監護之如漢護
南單于拒北單于故事　虜相構
中國之利何諸臣默默無一語也曰成都被圍撫
按兩臣尚能捍禦數月未嘗辭危即舊經臣按

臣在遠智竭計窮身殉盡節今　馬未通紛紛委去尚出刎嘉棟輩即不能捐軀殺賊亦當燒盡芻糧無為　資乃望影即逃先諸臣而叩關入關之後有同伏鼠至不肯日馳一報以慰

聖懷而鎮內擾嗟乎嗟乎逃臣之肉尚堪食哉今督之事為撫臣者惟有竭力以聯西虜使為　中梗即可轉敗以為功為經臣者惟有盡瘁以捍巖關使京師有恃即可以功而贖過為按臣者亦當開目張膽分剖明白冊以直指為調停耶

以糾察爲姑息務將諸臣實狀奴虜眞情兵馬

實數斬釘截鐵駛奏

皇上庶無辱

簡書而負任使若使諸臣蹈囫巧卸更事含糊

朝有典刑國有公論一時死不足惜寧不爲千秋

後笑罵之誚哉伏乞

皇上急下嚴勑馳責諸臣如更有隱匿虛蔽不每日

馳一實報者尚方之劍請從此始至于守關之

任既責經臣臣當覽其見聞一述故自井井倘

令樞臣復參其間兩虎共鬬勢必相齒覦師一

非不若仍令還部專聽廷弼料理之爲得也臣

目憤國恤直吐其愚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遼東說的是連日關外未見的報總督各官何

俱不奏聞着兵部差人星夜探聽確奏經撫官立

功贖罪已有屢旨了

設防天津登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天津登萊之防萬不可緩懇

仰議添兵將以伐賊謀事臣覩 賊既陷遼陽奄

有河東豺狼之噬貪厭無窮兼以狡賊

多方狡幻不可測量今聞旅順之去天津三日

夜可到其去登萊一日夜可到群奴虜性不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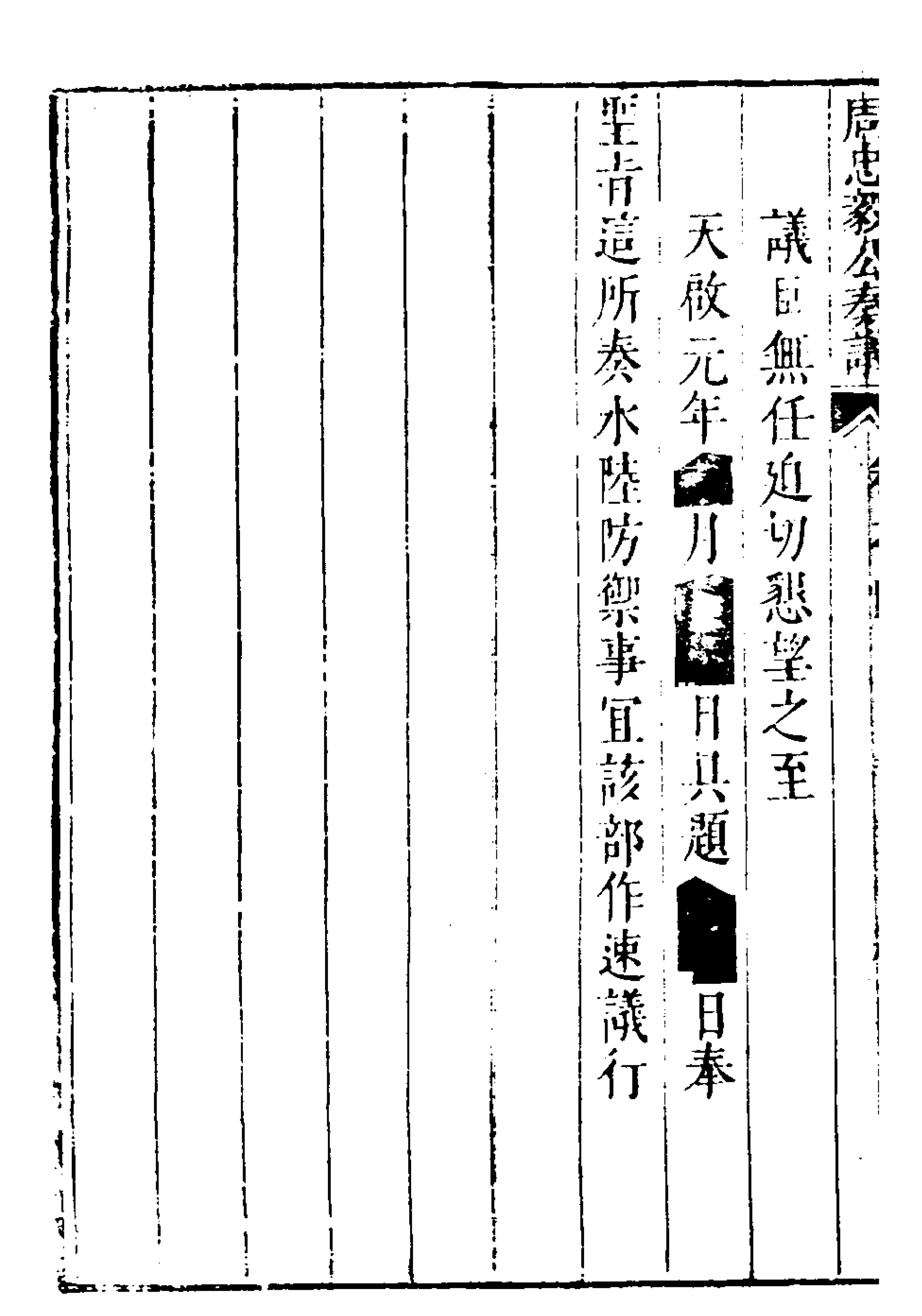
水而叛臣賊子降服者多且海蓋四州既皆髡

服脫即用其土人揚帆跨海千里之遙一葦航

之卽未遽能橫行兩地而刼取糧餉抄掠民資不知兩地居民弱卒其能與之抗否臣念及此中宵蹶起不能貼席今天津雖設撫臣畢自嚴而登萊尚未聞一處及且天津現在水兵僅足成隊尚須廣集義勇以壯軍聲而登萊全無預備雖道臣陶朗先可資謀畧而徒手孑身豈能殺賊合請多募壯兵統以大將俾把海口之要使一時壁壘森然改觀焉　雖狡亦苦望洋且兩兵一設特出游艇潛行偵探聲言恢復聯

示擣巢使　有內顧之疑亦可掣其入犯之肘此實今日扼吭擣虛第一要着至於三岔河口增兵壘營事在剝膚患同呼吸倘令此地不守雖有山海斷不可恃相臣樞臣所當專一料理無逾此三事者遼陷以來又將一月時日易銷虜謀益急伏乞

皇上郎勑畢自嚴速赴天津責成調度仍問兵部作何防禦登萊更問現今三岔河口作何防守保無虜馬渡河立勒回話毋令臣言又復沉之部



議臣無任迫切懇望之至

天啟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具題[illegible]日奉

聖旨這所奏水陸防禦事宜該部作速議行

請崇實効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氛孔熾虛餙宜除請

易宣告之文以崇實効事月因東事敗壞勢披

倡陷我

祖宗數百年之疆宇戕我

國家數百萬之生靈文吏武臣殞身暴骨寡妻弱

子野哭招魂怨氣慘容日月爲暗在我

君臣方當坐薪茹膽謝過于

皇天痛告于
九廟其打忿恨各圖戮力尚恐人心積怯振作不前
虛貌久仍怒張不起顧猶可崇飾太平僞爲張
大以重
上帝之譴以干萬物之痛哉頃臣閱邸報有五月六
日宣捷之舉捧稱勦苗一役多所蕩平當時撫
道勛高將吏勞苦實所難泯然不舉行于往歲
勦定之日而舉行于今月多難之時此于憂樂
之候已爲大舛矧張鶴鳴一腔熱血三載憂心

方恨兵餉不敷勦局未竟雖有一番殄滅不無遺孽潛滋在于今日止宜剖明公案使提刀殺賊者得自白于

朝廷血濺衣衫者獲大伸其勞績或賞或廕使諸臣止受前此之功而不分任目今之亂便可收結公案激勵臣心又何必粉飾宣布以侈爲撻伐之奇勛頌爲三苗之格命也哉臣恐

上天

列祖方心厭賊之氛未必遽信虞階之羽也臣因

見 事日迫
廟堂之上且不急急爲枕戈擊節之計而尚作此
嬉嬉拜舞之文臣實恥之痛之故敢謬吐其臆
伏乞
皇上將此祭告一舉權爲求助戚 之禱庶或上邀
天祐仰藉
祖靈可無忝于警懼惕厲之義臣不知忌諱干冒
天聽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嚴奸細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請

特勅山海守臣更加防察內奸以絕　諜事臣觀

賊連年專用奸細自撫順撫順開原鐵嶺以

至瀋陽遼陽皆以此輩得力近賊復用此計

窺伺內地傳聞　李永芳有謀士李伯龍專

以木瓜相傳之狡策巧裝醫藥各色之奸徒近

既以降夷得計安知不卽以降兵放歸流布寬

以赦死懸以重賞置之有意無意之間任其半或逋歸半或報効此種小人儘有墮其迷惑而不覺者今所擒獲之人如降兇彭坤直等雖其堅口抵賴而中情終似叵測在內地者既經奉

旨嚴緝而臣思此輩出入皆由山海關或從一片石偷渡若守關之吏不爲着意嚴防止取虛文唐塞恐此輩入而復出潛透情形其害又有不忍言者今請

皇上嚴勅山海關主事及在鎮諸臣于一片石等處

加意防察果能擒獲出關奸細者官爲紀錄人
給厚賞倘有疏虞重加罰究以爲不職者戒此
亦陰絕　謀之一端也臣因審鞫降夷而併慮
及此伏乞
立勅施行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奸細內外出入宜嚴加盤詰依議行山海部臣
并各官一體申飭該部知道

舉將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急求將材以防固守事今日

國勢危迫目前急備無過固鑰關門謹防冬口一切添兵慎守諸事大約不出臣畫一處置之疏今既一月矣虜情日急諸備尚虛近聞新推經略定有調度而戰守專責畢竟資於武將有如人之治病必求藥石近該兵部咨訪將材其意非不甚慇第使明知其人必須即為議用始不

悞於時日諸臣推舉非一據臣所聞舊援遼守備鄧祖禹者素負勇略曾於去春度遼至甫一月卽遇虜渾河拚死力戰救出川兵數百身被四箭傳經略袁應泰壯其膽力

題加遊擊及遼城被圍時復督戰教場身傷數箭丁男子弟率盡陣亡且於城陷之後復能用計潛出因以兵事數干撫臣王化貞殊有方略後因與逆臣相左遂即告歸且聞其逆料孫得功等必敗乃事其識亦有大過人者今聞其人久

歸蘄水雖在二千里外而速取赴京或派守剛

隘或責練營兵定有實效可濟緩急又聞大同

有裨將馬從龍者揮鞭殺賊勇力萬倍果如所

聞俱可以資一臂所當星夜取用更無容於迂

緩者也嗟乎七年之病尚求三年之艾事急如

此更待何時至於　歷來專用叛賊內應臣

於去歲夏間一答撫臣化貞一答道臣張應吾

俱諄諄以奸細爲囑其言竟驗今者奸民窟穴

豈曰無人特未可明示抄傳使其遊擁臣昨歲

曾專舉熊明遇以京銜專司其事未蒙
採用倘令急召明遇責以巡視捕營任其銷察戢
之九門之挨查逐戶之保甲必更大有妙用敢
因論將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立勅施行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舉將材着該部查訪錄用

議邺恤遠亡將士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援兵必不可緩邺恤萬不可無懇

勅募調使臣加意撫恤以紓愁慘以鼓義忿事臣竊

觀

國家連年用兵率以寡謀屢經敗衂家家痛哭戶

戶招魂愁怨之氣日月爲晴比者遼瀋繼陷殺

氣連天風雲慘黯愁結萬里臣意聞報之日不

知

朝廷當有何等忿惻何等哀痛而乍聞驚訝旋即遺
忘匝月以來不聞下一紙弔恤之文不聞出一
句憐惜之語河邊枯骨不能博黃泉一陌之文
野哭千家不得被
天朝銖兩之惠覩其就戮若為固然在死者飲恨幽
冥無從告訴即其家妻兒腸斷亦復吞聲獨使
旁觀之人心懷私憤誰不謂
朝家如此寡恩耳聽妻聲誰不謂諸人空効死力
既足陰干天怒亦且冷落雄心日者調兵不應

募兵不前效已明見於此此矣今見

朝中又復急調川浙之兵但一開口幾萬幾千何等容易而所謂黃沙白草之頭顱風雨號之怨氣猶然不見議一垂恤示之矜憐夫財帛者

上之所輕尚不免許多慳惜不肯一施性命者人之所重乃欲其立時慷慨不一躊躇此亦世間大不情之甚毋論

朝家法令到此必窮即撥之造物感召之常彝不應有敢死輕生之報此臣所爲日夜隱憂者能

不一呼之

皇上者也今請

皇上特布明詔申寫哀痛于三岔河口布壇設祭收

集幽魂仍於調川兵日即着監同官李達斜陛

明時舉齋帶

帑金幾萬細查陣亡諸家厚爲周給再查陳策童

仲揆秦邦屏鄧起龍周敦吉等十餘人贈官錄

子尤錫勞秦氏并厚䘏邦屏之子秦拱明以勉

其一家殉

國之忠共浙中召募亦乞
勅撫按查爲一體賑恤庶
皇恩所激幽忿爲之一開義聲所鼓衆兵各思爭奮
此實議調募中第一鼓舞之法諸臣言調言募
似猶未及乎此故敢直吐其臆伏惟
皇上立賜施行仍
勅各臣刻期集兵毋致耽延以進殺賊至於司臣劉
時俊素懷心膂尤請兵略共於土司情形知之
更悉脫使鎮江鴻綠之間早如時俊昨年之計

牽掣　肘必無今日則調蜀兵而因收蜀中之

才尤

國家急封疆而寬議論之一端也敢因調兵而併

及之以備

皇上採擇定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劉時俊着該部議用

題報捉獲強賊疏

巡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捉獲強賊事該臣看得

畿輔之内剽掠屢聞先經兵馬董嘉善兩次擒獲大盜纍纍而奇覺王臣等又復見告又皆係廣寧逋兵近充新卒因而出刼惡虐異常夫聚百千狼虎于郊市而窟聚有宅縣問有名至于禦賊則怯作賊則勇臣不知主兵者當作何法以

約束之矣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先將喬寬王臣等依律處決餘盜張
進祿等仍着督捕各官關會協緝仍
勅總兵杜應魁立法稽查先從將官分别清楚第擇
一二貪縱如吳天壽者懲而治之則各兵自然
不敢離伍何至紛紛出禦人於國門耶至坊官
董嘉善以本城之官屢獲他境之賊其勤甚著
且其立志甚忠怨勞不避似當優録以鼓任事
莫謂甲僚中遂無人物也臣不勝激切待

[illegible]

天啓三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具題[illegible]日奉

聖旨喬寬等着法司擬罪張進祿等督捕等官協緝務獲總兵官還當設法清查約束把總吳天壽仍行懲治董嘉善着紀錄該部知道

巡視捉獲地方強賊疏

巡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捉獲地方強賊事該臣看得

輦轂之地逼近

宸居而羣盜縱橫了無顧忌究其根因皆出副將杜應魁所新募在應魁一腔熱膽豈不欲收羅義勇壯我長城而募格一懸流民響附今據諸犯所供見獲十有二人皆屬廣寧逋卒其尚未獲

者大半亦同逋之伴因恐以逃見戮不敢歸家

又聞

京師餉厚因而就募既募之後已大非其奢望之

心所入之餉漸不足供其游浪之費于是相糾

爲盜動至幾十饑鷹餓虎所在驚人此亦今日

紛紛募京兵者之一效矣臣每歎

國家設三大營原以護

神京而備緩急今乃釋此不講動曰外募而又下

講求訓練之法俾其怗然就繩將

京師又多一腹心之疾京軍止將藉口謂
國家原無資于我輩賊至自有新兵擊之名欲聚
兵而實以散兵其爲計已甚左矣又益之以盜
乎臣因訊盜而并論及此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見獲諸盜依律處決未獲者轉行
杜應魁協擒盡法并
勅應魁此後立法操練見在者急爲約束空缺者毋
再召補正不必籍言招募之襍及開躲閃之端
恭各兵苗莠不同竊發之奸原不累其一集之

壯去蠹蠹以安精良即治盜亦治兵中一洗也
至于坊官董𦵏善以賜城之官擒獲多盜比其
心計之密𨓍緝之勞真各坊中翹楚仍乞并
勑吏部紀錄以為勤事之勸庶
禁地肅清而
幾輔或得帖枕而臥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

戰守議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議今日之事議戰議守不可相非而分戰于守分守于戰則皆非之非者也蓋賊鋒雖張兵力有限我勢雖散全局尚存若據云必不能守而姑為困獸且鬬之說以十萬師為孤注是藥中之劫劑非策之全者也若狃云必不能戰而姑為嬰城株守之策是竭四海以事一隅　不必西渡而我已坐壞此北魏之所以困齊者是苟且旦夕之計也故

欲定今日關外之畫必先破去其不能守不能戰六字而後東事庶乎可爲耳今經撫兩臣各持不相下之見全不打筭河西實落情形實落戰其主進者作如何勝筭即小有挫失保如何收拾主守者作如何蓄謀即暫時固守保如何歸結從此儘力算過一番果各有不敗之着拖定在心便須明白張膽將此成畫暢言而告

君父如趙充國之對劄問往返十數負不爲瑣又何至紛紛爭辨徒鬬勝于口舌間耶故職謂今日

旦勿輕議去留請畧倣漢廷之問克國若走一
飛騎先問經臣果何以能守無妨進取具一方
畧啓上之
朝廷又問撫臣果何以能戰不至一擲亦具一方畧
啓上之
朝廷使舉朝之人了了心目實信得過而後或聽其
獨任或分其職守定限二十月往返未爲晚也
若謂職言爲緩必欲定于一朝則請以鎮守山
海專責熊廷弼練兵餙防築臺固壘爲都城一

金湯爲廣寧一後勁去其經畧之名仍以經畧
遼事專畀王化貞聽其展布使相機而圖伺隙
而動無復有滑稽輕詆相笑于旁辨論分爭相
持于後庶精神各有專用將吏各有專轄各用
兩臣之長而無分兩臣之祉東事庶不至于决
裂也謹議

欵虜議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議今日欵虜一事自須設身處地相時度勢爲

國家計物力又當爲邊臣計便宜斟酌賞數畧有幾端如督臣所云各部舊賞向來撫遼者定有成額縱使冊籍巳亡而記憶可據如舊撫王化貞輩現在可一質問若通官張仲信等所開二十萬兩恐有浮冒未可盡信此舊賞之當核者也至云虎罕控弦十萬不日到關先講賞額然

後爲我爭奪廣寧使其情果實即額賞之外如
督臣議再給進兵領兵之賞二十餘萬自不足
惜第使挾賞而去仍無報効徒費金錢無從責
信恐成王化貞往歲過河之說職等不能保也
故今日之議且當先論虜情之真僞毋只先爭
賞數之多寡此今日談欵虜者之要領也至云
收復河西之後以廣寧之守屬之挿漢寧前之
守屬之哈喇慎自是得策第虜既以復廣寧爲
我重故邀我厚賞今我既不自守仍屬西虜則

我亦當以畀廣寧爲虜重旣界之地而復給以三十六萬不太侈乎況虜聚無常豈必眞以萬人屯駐又何至按籍給賞如中夏法也愚謂虜果逐賊東歸便當着令仕牧爲我外護嘗畧倣漢設監護官一員監之駐劄寧遠之間仍令各虜於寧遠受欵而挿漢哈喇兩部各加給以四五萬兩賞其外護之勞此卽持爲歲例亦不爲過若多至三十餘萬此自斷斷難從總而計之所云領兵犒賞進兵功賞皆爲收復廣寧而設

此特爲一歲暫賞不可爲常若其常賞自當如
其昔額而止即使護守廣寧護守寧遠果如疏
語較之額賞暫賞之外不過再添十有餘萬大
約計之五十餘萬而止耳此則今日議欵數者
之大畧也職因竊料　入廣寧之後金珠玉帛
旣取歸東今日所存止一空城耳使　果有重
兵屯駐必反從河東餽糧而西料　計必不出
此令虜西虜想亦見　鷄肋此土可以惟彼所
據而又見此土荒索無味亦無利下空屯故以

收復之名要我重賞既得我賞仍收我地內以結盟于我而外未嘗不示好云　於虜無搆殺之仇而於我受非常之賂此則西虜今日情形大率如是今者揄關之事但當訓兵整備專圖自固不得虛恃虜欵反受其愚但當懸賞爲餌使虜惟恐賞之不成縻籠常繇我操不當使其挾賞自大輕覷中國之急播弄反歸其手於今日用虜之時而預思爲他日備虜之地諒籌邊者定自有苦心也敢因議賞而併及之以助士

欵者一箸焉謹議